

## 母亲

### (一)

母亲年轻时少言寡语。

小时候与她有关的记忆，都像默片一样。

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城市，去努尔哈赤的陵墓公园，在石马脚下拍照；她和我坐在中山公园的荷花前拍照……她喜欢拍照，不喜欢说话。

她拉着我的手，出门，去拍照，去买东西。她不跟我说话，路上碰见熟人，被问起去哪儿时，她也总是微笑着轻声回答：去前面。

只有几岁人生阅历的我，像局外人一样，沉默地看着他们，连母亲那种礼貌性的微笑也省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从未生过疑问，为什么母亲不告诉别人，我们要去哪里。那些人苦涩尴

尬的笑容，在我幼小的目光中，也是正常的表情。长大后，我好像忘了这回事；再想起母亲这个回答时，她已经离开人世，我已经年过半百……我才哈哈大笑，甚至狂笑不止。

有的幽默需要半个世纪酝酿。

母亲的话语像被堵住的涓流，更年期开始汨汨流淌，从早到晚；父亲说，你妈现在一天说的话够过去一年说的。她述说她看到的听到的，她的感慨；我听着听着，偶尔嗯啊应答。一如习惯她的沉默，我也习惯她的絮语。她的唠叨是静的，进到我心里，不烦。她有病后，随着身体的衰弱，活动半径减小，她没有那么多可说的，开始重复说过的话。

她最经常问的是，你怎么样？

每次我回答，挺好。

接着，她会说，活着没意思。

我说，那也活着呗。

她说，那是。

有些冬天被记住了，因为发生了比冬天更寒冷的事情。

2010年的冬天，母亲被确诊：胃癌晚期。医生说，她最多还能活半年。

告诉父亲后，他泪如雨下。我从阳台望下去，街上到处是融化后再次冻结的脏雪，脏得尖厉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更多的是父母的争吵。

父亲得知，母亲最多还有半年可活，再次痛哭。他答应我们绝不向母亲透露任何消息，一定好好照顾她。

母亲生病前，他们住在两套相邻的房子里。两个床，两个厕所，两个电视，两个淋浴……只有吃饭在一块儿。我要把两套房子打通，他们都不同意，疾病侵袭前，他们过了几年和睦的日子。

那年也有一个漫长寒冷的春天，直到六月才感到真正稳定的暖意。父亲对母亲疾病的耐心也在夏天的潮湿中，慢慢变了味道。

一开始，父亲对母亲的照顾的确是“忘我”的，带着健康人对垂死之人的巨大同情，凡事的宗旨都是为了让病人高兴。保姆也向我夸赞，她说，你家老爷子真行，啥事都问你妈行不，真有耐心。疾病仿佛把他们带进了新的状态。

唯一对此没做出额外反应的是病人，她很平静，对父亲格外殷勤地照顾近乎无动于衷，仿佛这是她照顾了他一辈子的某种回报。她没有因此怀疑自己得的病不是胃炎，直到她临终，她从未问过我，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。

她不感兴趣，或者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……

我母亲一辈子受过很多苦。晚年，她偶尔谈起某些苦难时，口气更多地是轻蔑和嘲讽的，仿佛苦难不是悲惨的，而是可笑的。用坚强形容她的性格似乎并不准确，她向来是宁静和蔼的，但却是坚硬的。她绝不更改，无论对还是错。我前夫跟她说，饺子不能蒸二十分钟，蒸过头不好吃。她微笑点头首肯，下次蒸饺子的时间不会有任何变化。

一个苦难都不能怎样的女人，似乎也不是我父亲能应对的。他们一辈子吵架的起因，多为琐事。父亲嗓门大，脾气大，家里说了算的一直是母亲。这应该是父亲心里的一片阴影。

他的另一片阴影与他的虚荣心有关。

父亲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他最后调离事业单位，进入企业，导致他的退休金远远低于母亲，变成他的隐痛。他一辈子攒钱，梦想发财；母亲一辈子花钱大方，从不攒钱，不想发财，最终也没受穷。这曾是他们互相调侃的话题，一如无伤大雅的玩笑，岁月却慢慢把它变成了抵喉的尖刀。

婚姻中的心理失衡可以轻易埋葬爱情的某种永恒；这永恒的基石仿佛是每个人的痼疾铺就了命运。而命运的形状并不像一首十四行诗那么随意。

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包括无法改变的一切。

父亲对待病重母亲的态度里，渐渐露出他的痼疾。

别人的故事：

## 脏世界

一年里，总有一些这样的天气，像人们说的那样，早晨拉开窗帘，以为自己瞎了。远处，近处……到处都是灰的，脏的，感觉世界也是脏的。

老李头儿走出家门，迈进脏世界，心情很好，因为他家里也很脏，还因为他要去买一件很贵的东西，送给他喜欢的人。

老李头儿去了家乐福，买了一瓶可口可乐和一个五百多块钱的亚都牌加湿器。

在家乐福的门口，老李头儿喝完了可乐，掏出五十块钱的手机，打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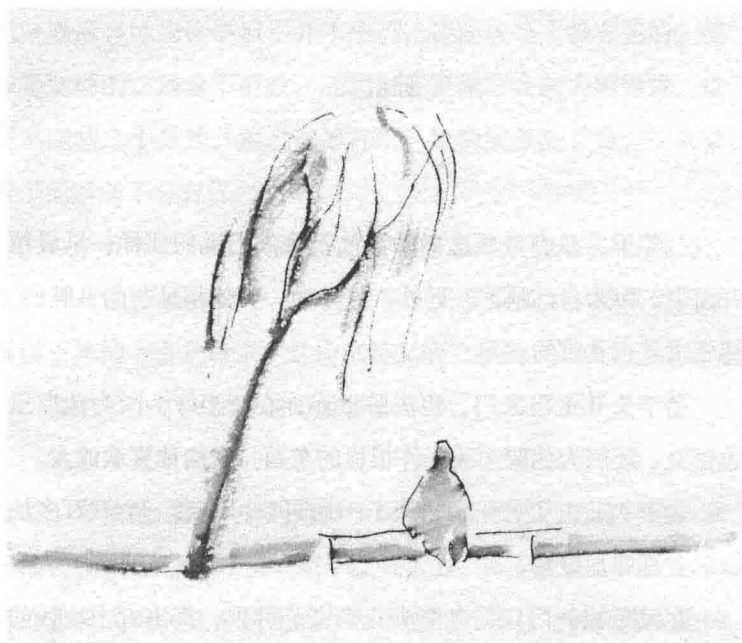
小荣吗？我是老李头儿，你在哪儿呢？

我在一二九公园，等你也不来。

五十块钱的低档手机漏音，小荣不算甜美的声音周围的人都听见了。

我没去，不等于没想你。刚给你办了一件事。

.....



你不说秋天干，皮肤不好吗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加湿器。

真的啊，太有才了。花多少钱啊？

要买就买好的，五百多，带臭氧的。

太动人了，还带臭氧的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哪？

死丫头，全世界就你一个人知道怎么感谢我。你回家，我这就打车过去。

欧了，老爷子！

还老爷子，你这死丫头。

爸！

老头儿刚想去打车，被喊住，吓了一跳。

你怎么在这儿？

我还想问你哪？

你跟踪我啊？

要是不跟踪你，怎么知道小荣啊。

有话你快说，我还有事哪。

爸，她是干啥的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她想打你啥主意，你也很清楚吧？

老头儿不说话。

她在公园晾鞋底，一只脚写二十，一只脚写五十，这样人能靠得住吗？你偶尔找她，我和俊彦都知道，算是理解你，也没

多说过你。你现在走得太远了，爸！今天是加湿器，明天还不得给她买房子？

老头儿低声说：我要是买得起，真说不定。

老李头儿像在梦中，说梦话。

要是给她买了房子，她也就不用干这个了。跟我好好过日子，不也挺好的嘛。

爸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难为情吗？

我应该难为情，可惜，我不难为情。我一辈子还是第一回，对个老娘儿们动心。当年对你妈我也没这样过。

我和俊彦对你不好吗？

不能说好，也不能说不好，你们该做的都做了，邻居说不出不是，我也挑不出毛病。但我知道，你们心思没在老人身上。我这么说，也不是怪你们。现在社会就这样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，再加上压力大，社会竞争恨不得到了不要脸的地步，哪还有精力关心老人啊。老人就得自己想辙，自己给自己解闷儿。

爸，你要是觉得我们哪儿做得不好，我们可以改进。

不用改进，都挺好。问题是你们为我做的，我都不感兴趣。我不想跟你们出去吃饭，出去兜风，我想找个人儿说话儿，聊天儿，你们跟我没有共同话题，除了讨论我的遗嘱。

爸……

抱歉了，儿子，老爸让你丢脸了。我知道她是个野鸡，一

是她跟我挺对路子；二来，好样的谁能看上我啊？我这两个钱儿，也就够个温饱，找个像样的娘儿们基本没有可能，她们要找的都是公务员军官警察教师之类的。你还有啥要说的？我看我们都谈到位了。

我和俊彦反对你和这个女的交往。

那你们就继续反对吧。

老李头儿哼着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，拎着亚都牌加湿器，走向大街。他扬手打车，像一尊豪迈的雕像，高昂着头，方脸膛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，厚实有力的大手，挥向前方。

别人的故事：

## 亮晶晶的涎水

列娜梦见自己穿着睡衣站在城市的最边上，背对一片一尺高的稻田。城市忽然像巨人一样，背着楼群和天际，向列娜压过来。

列娜号叫着醒来，大汗淋漓，早餐时，她看见，六十五岁的妈妈正在给七十二岁的爸爸擦嘴，桌子上还有吃剩下的早饭。

你能多待一天吗？我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。

没问题。列娜说。

列娜的妈妈是一个灵巧干练的女人，花白的短发，除了皱纹，无论神态还是体态，都还像五十岁的女人。她曾是瑜伽老师，现在依然是某个天主教教堂的琴师，每个周末的弥撒，列娜的妈妈都去弹管风琴。

列娜把爸爸推到花园的阳光里，给他戴上墨镜，要不是他嘴角的涎水显露病态，他和沉浸往事中的健康老人并无二致。列娜自己也戴上墨镜，一边喝第二杯咖啡，一边看报纸。园子里昨夜开放的白玫瑰，偶尔飘过一丝香气。

哦，好闻。你闻到了吗？

她的爸爸像一个广告牌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列娜想起小时候，在午后的阳光里，她的爸爸妈妈坐在园子里喝咖啡看书，蜜蜂落在没吃完的蛋糕上，她却像蜜蜂一样，满院子飞舞，在草地上跑来跑去，跌倒爬起再跌倒……

爸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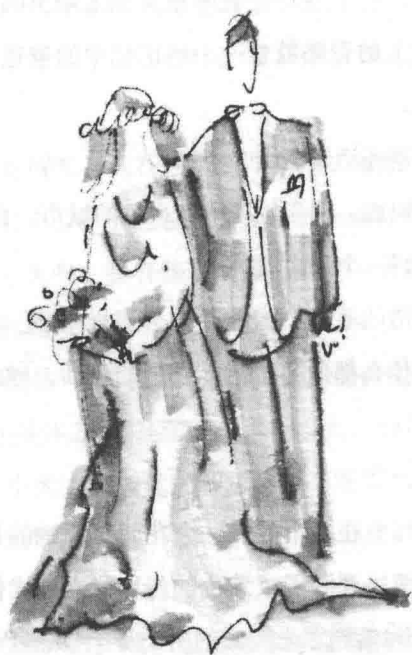
列娜吞下了后半句，爸爸的银发在太阳里闪着光，鬓角沁出细汗，手背上的青筋鼓着……她记忆中的爸爸已经死在眼前爸爸的身体里。

但是，爸爸还活着。

列娜想起妈妈。明天她要回到自己的城市，自己的生活中，这里将只有妈妈一个人应对……

她禁止思绪的蔓延，像扑灭大火那样果断。她不能继续想下去，因为她什么都做不了，她有她的生活，她的工作和她的孩子。

列娜的妈妈坐在城市的另一个花园里。她的长椅对着花园的甬道，甬道两边开满了淡紫色的勿忘我。她忧伤的目光仿佛越过了整个城市，落到了坐轮椅的丈夫身上。从春天第一朵花开，到秋天凋零的最后一片叶子，她仍然无法相信丈夫生病的事实。某些早晨她醒来，仍然习惯地对丈夫说起当天的计划，说起她



的梦……然后她总是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新的手绢，先擦了自己的眼泪，再去擦丈夫的涎水。

教堂管风琴轰鸣奏响之后的寂静里，她经常感到上帝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背上。背一阵阵发热，心一阵阵收紧。她在心里对自己也对上帝喊过：难道我就应该牺牲自己的生活吗？！

她要写一本关于瑜伽和心理的书；她要去看看拉美和日本；她要带着外孙和女儿去法国南部度假；她要夜深人静时……她不敢继续想下去，这是她家族的心理传统，在混乱的思绪前，停住脚步！

她从包里拿出购物单，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，从甜食罐头冷冻食品到新鲜鱼肉青菜……她是流泪写下这张购物清单的。她一边写一边下过决心，自己照顾丈夫，多买些东西，节省以后的购物时间。

她从花园的长椅上起身，撕了购物清单，扔进长椅旁的垃圾桶里，然后朝一个理发店走去。

她没有进理发店，也没进电影院。在咖啡店，她买了一杯咖啡，边走边喝……经过鞋店，她也没买自己急需的那双棉拖鞋；经过医疗器械店，她也没买丈夫需要的那个气垫……她越走越快，不停地喝咖啡，想浇灭心里的喊声……

那个晚上，风很大，刮得窗户直响。列娜的妈妈在风声

跪到了丈夫的脚前：

对不起，贝昂纳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我做出这个决定有多难！贝昂纳，我做不到，我想做，但我做不到。我不能让你的病一点点吃我的命。我也不年轻了，也许我的死，在更近处等着我。贝昂纳，你能理解我吗？我想好好活几年……之前照顾孩子，照顾父母……这一切好不容易都熬过去了。贝昂纳，我们的命好惨，刚刚可以开始我们的好生活，你就病倒了。

你别担心，贝昂纳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康复医院的条件设施都很好，那里的人都很热情，我跟他们谈过，都没问题的。我每天都去看你，医院离这里不远，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……贝昂纳，你听见我的话了吗？贝昂纳，你同意吗？亲爱的，你同意吗？

风声更响了，雨也跟着来了。巨大的雨点儿杂乱地敲打着门窗，瓢泼大雨顿时倾泻到房顶上。雨的巨大声响笼罩了这个孤独的小房子，仿佛也隔绝了它与世界的联系，只有列娜爸爸嘴角的涎水亮晶晶的，在列娜妈妈的眼前静静地滴落下去……

## 母亲

### (二)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父亲对母亲的照顾中，一点点渗进了另外的“企图”，这企图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：他希望有病的妻子完全听他的。

他先让保姆把中午饭的三个菜减到两个，最后减到一个。

保姆或者我陪母亲逛超市，买回来的东西他都要过目。

有一次，给母亲买了一双老北京的呢子面棉鞋，在家里穿。他大吼起来，让我数数母亲的鞋，那么多鞋还买鞋！

母亲淡淡地说，愿意买！

父亲摔门，回自己的屋子了。

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不久就爆发了一次争吵，在我和父亲之间。

母亲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一直都很漂亮，却只用过一种雪花膏——友谊牌的。她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时，增加了粉饼，粉饼的牌子我忘了。有病以后，她很少用粉饼。有一次，保姆用轮椅推她散步，在一个小店里她发现了喜欢用的那种粉饼，一下子买了两盒。

回到家里，面对父亲的盘问，母亲说，这是她喜欢用的那个牌子，很久都买不到，以为不生产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了，多买点儿备着。

父亲把我叫到隔壁房间，立刻大喊起来：

这日子不能过了！

买粉饼我理解，买一个还不行吗？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？！买东西，行，买能用得上的，整天买我也不反对。关键是买的都是没用的，放在那里放着，给鬼用吗？

我试图向他解释，花钱买东西，有时候买的是一种心情。

什么？

父亲一辈子最心疼的就是钱。我小时候，母亲花钱买绣花台布，买塑料花，为此父亲没少与母亲吵架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。没有台布塑料花根本不耽误活着，而且这些没用的东西又那么贵。现在，从我嘴里居然听到买心情这样的话，他的天塌了。

这日子我过不了……他大喊……我们吵了起来……

最后我被气哭了，也倒出了自己的苦水：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我来管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，要是我倒下了，谁来管你们哪？！

他立刻哑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哭着离开父母家，一个人走到中山广场。白天喧嚣的城市，安静之后格外寂寥。广场上，我和毛主席塑像对望着，彼此能交换的只有无奈。清冷的夜晚，街上的行人急匆匆地往家赶。此刻，我又害怕回家。虚弱时，打开自己的家门，害怕被迎面而来的孤独再次袭倒。

这是巨大的变化，父母都健康时，我虽然与他们的交流不多，但他们还是我独自世界中的一个象征。这象征是一个告示，告诉我，我并不是独自一人。他们病了之后，联系松开，告示牌倒了。

这空白又不是孩子能够马上填补的。

人不如想象的那么坚强，看上去似乎可以承受人间的千辛万苦。其实，死亡一挥手，就掸掉了人的种种自以为是。

我从未怀疑过死亡的说服力，经历了亲人离世，渐渐悟到：比死亡更坚硬的是对活着的误解。
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给我打电话。